

欽定隋書

卷之十
一八八七

隋書卷七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鑿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

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
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鑒則文摯
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
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
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
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
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
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
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
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

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列爲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耿詢

廬太翼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立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辟荊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

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
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
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
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
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慆等議乃止
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
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
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
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
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

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
昭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
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賤隸鄙人羈旅不敢
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
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成
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
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
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
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

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旣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疎不復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慤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加上儀同封臨潁伯邑六百戶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

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卽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

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
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
天數今二月甲午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
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
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
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
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
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
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
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

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祕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爲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胃立曆行及袁充言曰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

明克讓柳詵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欸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庾質字行修少而明敏早有志向八歲誦梁世祖玄象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鄆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

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
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
我一郡卿以爲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
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
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
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
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可住此也及師
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
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
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

旣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北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

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羣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嶠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

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鑾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卽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答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

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
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
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
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
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
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
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閭室
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
詢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

之及秀發復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爲朝廷惜之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卽位進欹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書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